

畚族民俗风情

陈国强 主编

海峡文艺出版社

《畬族民俗风情》编委会

主 编：陈国强

副主编：张木良 蓝炯熹 蔡文青 项显美

秘 书：郑 楚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石奕龙 陈元煦 陈国强 陈育伦

杨铭铨 郑 楚 项显美 张木良

蔡文青 蓝炯熹

序

陈济谋

1995年10月，“’95中国闽东畬族风情旅游节”期间，福建省畬族风情习俗研讨会在宁德顺利召开。经过半年多的努力，这本汇集与会专家、学者论文的书稿终于付梓了。

闽东是畬族聚居地区，畬族人口15.6万，分别占福建省和全国畬族人口的44.98%和24.72%。在历史的长河中，畬族人民世代留传下来许多优美的传说故事、诗歌、音乐、舞蹈等，以及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畬族文化是闽东乃至全省文化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近几年来闽东畬族文化艺术的开发已逐步走上了系列化的轨道。福建省人民政府、宁德地区行署把弘扬发展畬族文化艺术分别列入了省、地繁荣发展社会文化《芳草计划》首期开发的重点项目，列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规划之中。闽东从本地实际出发，下大气力，建成宁德地区畬族歌舞团，兴建闽东畬族博物馆、闽东畬族革命纪念馆；抓好福鼎市双华畬族节俗文化、福安市畬族茶文化、宁德市金涵畬族乡镇文化等示范点；实现了有研究畬族文化的组织、有相对稳定的畬族文化队伍、有经常性的畬族文化活动，开创了闽东畬族文化史崭新的篇章。

闽东文化理论研究的气氛比较浓厚，特别是作为闽东民族特色的畬族风情历史受到理论探讨者的青睐。适时、适地开展一些文化理论研究活动，特别是邀请省内外文化理论专家学者到闽东进行学术交流，是闽东民族文化工作一项重要任务。从这一点上

来说,“福建省畬族风情习俗研讨会”在闽东召开,以及《畬族民俗风情》的出版,将对闽东乃至全省弘扬发展畬族文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本书共收入 34 篇论文,全书分五个部分:畬族历史文化、畬族文化习俗、畬族歌舞、畬族乡域专题介绍、方志记载与研讨会评述。书中,学者们对“畬族图腾、史源谜团”的破译,畬族“俗不离歌”的审视,畬汉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探索,畬族风情的剖析,畬族文化的重构与走向世界等方面的研究颇为引人注目。通读书稿,让人更加了解畬族的历史,感受其质朴的民俗民风,更加理性地思考畬族的过去与现状,对畬族经济、文化未来的发展充满着希望。

闽东是个风景秀丽的地方,优美的畬歌、淳朴的畬乡民风将热忱地欢迎各地专家、学者和文化同仁前来参观、考察。

1996 年 6 月

目 录

序言·····	陈济谋 (1)
畬族历史与民俗的几个问题·····	陈国强 (1)
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考释·····	徐作生 (7)
畬文化二元性论纲 ·····	钟 年 萧 放 (15)
努力拓展闽东畬族民俗风情旅游·····	连心豪 (20)
畬族祖先崇拜与汉文化的影响·····	彭文字 (29)
罕见的全民群众自娱文化活动	
——兼议畬族歌舞的旅游文化内涵 ·····	吴 文 (40)
从传统文化上论畬族龙凤崇拜 ·····	钟 亮 张登贤 (47)
汉畬文化的接触	
——以客家文化吸收畬族文化的一些因子为例 ·····	曾少聪 (53)
论畬族历史与文化的重建 ·····	蓝达居 蓝 冰 (61)
永定畬民与客家人·····	江宇崧 (67)
“百家畬洞”与畬族探源 ·····	邱水才 (78)
畬族民俗信仰的道教色彩·····	李健民 (87)
畬族姓氏和家族活动·····	蓝炯熹 (97)
畬家拳与泉州南少林的渊源关系初探 ·····	郭志超 (105)
闽东畬族独特的婚嫁习俗 ·····	王大同 (111)
闽东新楼、岭尾宫畬族之葬式 ·····	蓝雪霏 (120)

析福建畚家风情	杨亚其 (128)
关于畚族民间信仰现状的初步探索	石奕龙 (135)
从乌饭看民族习俗的影响和嬗变	罗承晋 (142)
有关畚族歌唱风俗问答	(美) 艾嘉礼 (149)
闽东畚族歌俗探微	郭 瑛 (154)
畚族歌俗与畚歌传承	丁献芝 (161)
从畚族民歌看畚家艺术美	蓝兴发 (170)
畚族山歌的文化积淀	李升宝 (182)
对畚族《盘瓠歌》几点看法	蓝清盛 (188)
畚歌启示录	张维新 (191)
浅谈畚族民间舞蹈及传统工艺品	陈元煦 (196)
试论畚族的宗教信仰与宗教舞蹈	王天杞 (204)
畚族的龙狮舞	郑金洪 (210)
晋江内坑霞美畚村节俗	粘良图 (212)
惠安钟厝畚族历史文化的调查与思考	麻健敏 (219)
惠安钟厝畚族村风俗琐谈	蔡学良 (227)
惠安新亭畚族的历史与文化	蔡永哲 (232)
龙海市隆教畚族乡宗教信仰寺庙	陈国强 吴天发 (237)

附录:

福建方志中“畚民”记载摘录	李秉乾 (246)
畚族文化的反思与重构	
——福建省畚族风情习俗研讨会评述	杜 鹃 (254)

后记	陈国强 (260)
----------	-----------

畬族历史与民俗的几个问题

陈国强

畬族，是祖国 56 个民族之一，现有 630378 人（1990 年），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杂散居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安徽、湖南、贵州 7 省 100 多个县的部分山区。在福建省共有畬族 346451 人，主要分布在闽东各县山区。

福建省已建立民族乡 17 个，其中除惠安县百崎回族乡外，都是畬族乡，计有：连江县小沧乡，罗源县霍口乡，永安市青水乡，龙海市隆教乡，漳浦县赤岭乡、湖西乡，宁德市金涵乡，霞浦县崇儒乡、水门乡、盐田乡，福安市坂中乡、康厝乡、穆云乡，上杭县庐丰乡、官庄乡，福鼎县硐门乡等 16 个畬族乡。

作者自 1950 年参加厦门港渔民（昼民）调查后，1958 年参加福建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省民政厅民族事务处处长白子文组长领导下，兼任组临时党团支部书记。与施联朱教授一道担任副组长，先参加畬族调查，后负责高山族调查。

三十六年来，作者陆续在漳浦县赤岭乡、湖西乡，龙海市隆教乡，宁德市金涵乡，霞浦县崇儒乡、水门乡等畬族乡作社区调查。并在闽西的宁化、长汀、永定等县作客家调查。根据调查情况与资料，对下列几个问题有些看法，现提出供大家讨论参考。

一、福建畬族是外来的而非土著

对畬族来源，历来有主张外来的，有主张为土著的，相持不下，各有根据。

我赞成福建畬族是外来的，理由如下：

第一，畬族自称“san ha”，据解释为“山哈”即“山客”之义，言明其居住环境及本地畬族是从外地迁徙而来的。也有人解释为“山家”（山居人家）、“山宅”（山里住居户）、“三合”（指畬族由盘、蓝、雷三姓或蓝、雷、钟三姓氏为主聚合而成）、“三金合”（即山越、山夏）等。又有自称为“si ha”，即“食客”。总之，从自称反映了他们并非土著居民。

第二，畬族图腾崇拜（龙麒）与越族图腾崇拜（蛇或鸟）不同。二者图腾既有不同，很难说明彼此有继承关系。古越族可考证的历史可追溯至商周。而畬族究竟何时在福建形成，未见专文论及。闽东的畬族自己认为是明清时代才从广东潮州凤凰山迁入。土著说认为畬族发源于闽粤赣山区，但对于不同图腾，却无法说明。

第三，我们在闽西长汀县涂坊乡调查中，发现长汀西门外有“蛇王神”崇拜，这个蛇王宫的神像，被林惠祥教授搬到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列，当为古越人的崇拜。在长汀县涂坊乡客家调查中，发现有“蛇狱灵王”神像崇拜，这是左手抓条蛇，右手持剑斩蛇的神，应是客家人的祖先。由此说明，客家人先民进入福建，在宁化石壁形成为客家后，迁移到汀州府，在汀州府为客家，打败了当地主人——古越族的子孙。现在闽西地方志书也普遍称畬族为“畬客”，可见在古代，闽西地区和福建全省一样，主人应是古越族崇拜蛇的祖先及其后代，当客家先民从北方中原迁入，唐以后有几次，当时畬族也在闽西，称为“客”人。客家与畬族均是客人，彼此也有文化交流，如畬族今日讲客话，客家结婚时拜天地、祖先、父母，男跪女只点头作揖示意，这应是畬族传说祖母是高辛帝第三公主的影响，故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以来，女还保留不跪拜的风俗。

第四，在闽南有较古老历史的畬族乡，均有发现属于闽越族及其后代的新石器 and 印纹陶。如在漳浦县的赤岭、湖西畬族乡，都传说他们的祖先是唐代才从外地迁入的。而在 1995 年 9 月调查中，我们从湖西畬族乡的新城后面公路上，发现有新石锛与两个印纹陶器，新石锛大小为 $11.6 \times 6 \times 1.2$ 厘米，原料是当地出产的花岗岩，表面已风化成青白色，石锛内部仍为青黑色。在湖西畬族乡地区，据漳浦县博物馆王文径馆长介绍，发现许多新石器后期的遗址和商周时代文物，例如湖西畬族乡的楼下山遗址，系 1986 年 12 月发现，出土有 4 件石锛，2 件石戈，陶罐（残）1 个。这些新石器和陶器的主人当然不是唐代才迁入的畬族，而是土著古越族的一支闽越族或其后代。由此可证明，畬族应为外来的“客人”，而非土著。至于畬族在福建省外的起源和迁移路线，还可进一步调查研究。

现在，闽东畬族只知是明清时代从广东凤凰山迁入。而广东潮州凤凰山畬族据中央民族学院（现改大学）和广东民族研究所人员调查，是宋元时代由龙岩传入，而龙岩又传说是唐代由宁化迁入。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来证明，也可进一步研究畬族迁入福建的路线。当时应从沿江或沿武夷山缺口迁入，较有可能。

二、畬族在福建的迁移路线

畬族在福建，现在闽南、闽西的人数少，闽东各县较为集中。根据闽东调查，现在畬族祖先据《族谱》、《家谱》记载，主要是二条迁移路线：一是从广东潮州凤凰山乘船到福州连江马鼻登陆，向北迁到罗源、宁德、福安、霞浦、福鼎等地。一是从浙江省平阳县迁回福建。但这些畬族迁移都是较后代的事。关于畬族在福建迁移路线：

第一，福建南部畬族历史比较悠久，如华安县仙字潭有蓝雷

仔即畬族古文字石刻；漳州府地区还有不少畬族反元斗争的传说与遗迹；龙海县隆教乡，漳浦县的赤岭、湖西两乡，他们均是畬族乡，说明过去曾有畬族活动着。过去调查广东潮州凤凰山畬族来自福建龙岩，龙岩畬族又来自宁化。在沿海平原和山区均有较早期畬族，也由此可说明畬族自闽西山区、闽南沿海平原向闽北、闽东迁移。

第二，现在闽东畬族，如濒处海滨的霞浦，据对崇儒、水门畬族乡的调查，他们只知道祖先是明清从广东水路迁入连江马鼻，再迁入罗源及各县的；也有是清代从浙江经福鼎或三沙迁回的。虽从族谱中，找不到他们古代从闽西或闽南迁来的记载，也由此可反证，畬族迁来闽东，应有明清以前。因为既然唐代从宁化迁龙岩，也不排除他们向北经南平、古田迁入福安、福鼎、霞浦的可能。

第三，从闽南龙海、漳浦向北，厦门、晋江、惠安、仙游、莆田、福州，均有畬族遗留的证据。如晋江东石地方志书《西山杂志》记载畬族事不少。应由此有一路从闽南迁入福州，再向北到闽东，这就需要调查研究者今后细心查寻族谱、家谱及其他资料来证明。

正如畬族谚语所说：“御生盘蓝雷，戚亲钟李吴”。闽东民间均传说盘自能自广东潮州乘船被风吹散去番国，不少人认为番国即日本，故本地无盘。实则现今全福建省各地畬族均无盘姓。据日本学者介绍说：在日本北海道有崇拜狗图腾的华人，但是否盘姓畬族来日本，尚待进一步研究。

三、畬族民俗的现状

从闽东、闽南各地的畬族调查，近年来畬族民俗有较大改变，在传说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上，畬族风俗习惯日趋与当地汉族一样。

第一，就婚丧喜庆来看，由于畬族一贯重视人生礼仪，在每

个人的诞生、成年、婚嫁、丧葬等重大时刻，要举行庆贺、祈祝、纪念活动。这些庆贺、祈祝、纪念活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如婚嫁礼俗中，有“做表姐”、“做家亲伯”等以唱歌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近年来已渐罕见。但仍尊重舅父，如请客时要舅父坐首席；又如逢母丧，需告舅父，要待舅父见母亲遗体后，才能封棺。在整个丧葬过程，也较简化，这与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也有一定的关系。

第二，在节日习俗中，原有较独特的民族内容。在50年代以后有了改革，且加入一些法定的新节日。例如春节祭祖；三月三做“上巳节”，煮食“乌饭”；中秋节祭祖等等，多已取消不做。但仍保存一些传统的做法，例如端午节吃“杆粽”（营粽、横巴粽）；七月半用生食物祭祀祖先；仍过春节、三月三或清明节、端午、七月半、除夕等。祭祀时用生的食物，三荤三酒，不排筷子汤匙，烧香烛、金箔，点三枝香、放鞭炮等。

第三，在信仰习俗中，畲族过去普遍、长期有着图腾、祖灵和神鬼观念，现已逐渐淡化、消失；有的连本族人也禁忌提到，如对祖先来源的槃瓠传说，就忌讳提到；至于祖先崇拜的祭祖活动，有的地方也因没有祠堂而淡化、不做；至于鬼神崇拜的民间信仰，早已不知原意，而是“憨憨拜”了。他们多不知这些鬼神来历。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的基督教在闽东畲族地区有一定的发展，与传统的佛教和其他民间信仰并存。

第四，关于社会风尚，过去曾归纳畲族人民团结友爱、吃苦耐劳、热心公益、热情好客、遵纪守法等等。现在，在商品经济冲击下，虽然表现形式有些改变，但从本质上看，仍然保留这些传统美德。

随着时代的发展，畲族过去的民俗，以及衣饰等有了明显的变化，越来越和当地汉族一样，尤其是年轻人到闽南厦门市、石

狮市一带打工，从观念上和生活习俗上（包括衣饰）有了变化。在民族的接触融合统一中，虽然畬族的民族特点有些消失，但我们仍要拍手欢迎，认为这对民族发展、民族进步是大有裨益的。

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考释

徐作生

韦羌山，位于浙江仙居县西南 25 公里，极险不可攀。山顶有绝壁，刊字如蝌蚪。晋义熙年间，周廷尉曾以飞梯攀崖，拓下蝌蚪文，但拓本未见刊布传世。嗣后，蝌蚪文也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大悬案。

1995 年仲秋，笔者应仙居县有关领导之邀，赶赴现场进行实地勘查，根据获得的图片资料，并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对岩画进行了详细而周密的考释，发现它是远古畚族先民的图腾崇拜记事。未几，笔者在《文汇报》披露了这一消息，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反响，兹就韦羌山岩画内容逐一列出，考证如次，以求教于方家。

韦羌山

韦羌山在仙居县西南淡竹乡境内，山壁如刀削，山顶林莽如盖，绝无人迹。摩崖之蝌蚪文，其发现始于 1500 年前，其后，台州守备阮铭以及宋朝仙居令陈襄、清人潘耒等学者，都曾入山寻觅，皆因山崖陡峭，难以攀缘而未果。陈襄《题韦羌山》诗云：“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千尺岩石无路到，不知科斗事如何？”又，清代吴江人潘耒在其《游仙居诸山记》中述及：“韦羌山多奇迹，崖上有蝌蚪文，甚欲往观，而僧言地无居人。”也终因山峰高耸，险峻难攀，太息而返。

蝌蚪文石刻发现之经过

韦羌山有蝌蚪文，淡竹乡一带村民几乎妇孺皆知，然蝌蚪文

刊于何处？其文字形状又如何？无一人知晓。

1985年，天台地区有关部门联合组成调查小组入山考察，在距崖面约200米处，通过望远镜头摄得图片，发现其上为鸟、虫、鱼、兽等刻文。但这种刻文，当地人无法释读，千古之谜难以揭晓。随后，仙居一位富于冒险精神的青年王银华自费2000元，雇请采药工，用绳索将人吊下绝壁，在悬空中用照像机拍下石刻图像。图像内容与上述天台地区调查小组所摄得的图片基本相同。

为破译这一千古悬案，应当地政府之邀，笔者于1995年8月23日专程赶赴仙居，作实地踏勘。其时，正值酷暑，烈日融融，自县城驱车至淡竹，路崎岖不平，车颠簸不已。一条清溪绕山湍湍而流，询村民，谓之十三都坑。晌午，行至官坑，遂弃车而往。

官坑为一小村，座落于韦羌溪源头，村中居民，多四大合院，屋梁及门窗雕刻甚古朴，老姬云，其祖居此地已十数世，逾300年矣。村中小路，皆用巨卵石铺成，重岗复径，随势高下；村头一小店，傍山依水，正如古诗云：“尽日行方半，诸山直下看。白云随步起，危径及天盘。瀑顶桥形小，溪边店影寒。”

官坑村尽头，即古称之韦羌山，引颈仰望，但见山形如屏，笼罩在一团山岚之中，韦羌溪由此发源，一脉清流，逶迤迤迤。

山腰遇一樵夫，虽耄耋之人，然行步甚捷。叩询之，韦羌何处蝌蚪崖？老者遥指山顶陡壁相告。这位老者，就是曾攀着吊索拍下蝌蚪崖石刻图像的采药工潘银龙。言谈之间，在韦羌溪源头一块山石上，笔者又意外发现史前石刻一处，石刻为一男根，刻工甚遒劲。这块石刻图像通长一点八米，其根部已被绿苔遮盖，呈赭黑色，其内容表现了远古人类的生殖崇拜意识。这一发现，令笔者惊喜不已，同时也可断定，韦羌山石刻远不止二处。

关于蝌蚪崖石刻图像之内容

王银华者，仙居“安洲影艺”广告部经理，知我来仙居，特

地到寓所探视，并带来图片一帧，即采药工潘银龙所摄之蝌蚪崖石刻图像。此之所谓图像，唯因其非文字，实为图画也。宋朝绍圣年间，邑令刘光《题仙居诗》，中有“韦羌怪石藏日月”句，即谓此图。

图像计分上下两排：

上一排：自左至右，犬足二、男女各一、群蛇、犬首一、女生殖器一。

下一排：自左至右，月亮一、星辰一、飞鸟一、女生殖器一、人首一、犬首二。

据来者云，蝌蚪崖石刻图像面积约高 40 米，宽 50 米，面积远大于县志记载，岩壁方整，断是人工而就。可惜其时因天色灰暝，光线暗淡，蝌蚪文图像未及摄出，所幸底片洗出这张唯一的图像，然诸人无一识者。

图像释读之一：韦羌山土著属椎髻之民

图像之上排，男女皆椎髻跣足，裸身，双双作舞蹈状。男子双手左摆，造形生动，细细辨认，可见其胯下之生殖器；女子双手上摆，侧身而舞，其臀部丰满，乳房高耸，勾勒出女子的曲线美。

据史料记载，古代畬民均有椎髻跣足之俗。清同治年间所修《景宁县志》曰：“厥妇女跣足椎髻，断竹为冠；裹以布，布斑斑；饰以珠，珠累累。”清光绪十年刊本《福安县志》载，“深山中有异种者曰畬民，性多淳朴，短衣跣足，妇人高髻蒙布，加饰如缨络状。”其他如《广东通志》云：“畬户居山中，男女皆椎髻跣足而行，其族畏疾病，易迁徙。”

椎髻跣足之俗与断发文身之俗迥然不同。椎髻者，头发挽成高髻也；断发文身者，使头剪短，身上刺成花纹。据蒙文通《越

史丛考》^①考证，椎髻之民生活在楚之南及西一带；断发文身之民则在楚之东，也即吴越之地。笔者在浙南畚族居住地勘访时，曾深入畚乡了解，畚民历来无文身之俗。由此可证，远古时代生活在韦羌山一带的土著居民，与吴越之民无论在发型上，还是在纹饰上，皆迥然有别。今浙闽赣粤皖地区的畚民，女子仍保留椎髻之俗。

图像释读之二：盘瓠——韦羌山土著的图腾崇拜

韦羌山石刻图像，最可注意者，乃图中之犬首与犬足，其中犬首有三，犬足二，是整幅石刻中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图形。

图像之上排，旁左为犬足二，旁右犬首一。

图像之下排，旁右为犬首二。一犬抿口，圆睁双目，虎视眈眈，犬耳耷拉。一犬则张口作吠状，唯其耳已漫漶。二犬首下，又刻山峦图形，表示犬在山上，形象地说明了狩猎民族的这一特征。

石刻图像为何反复出现犬之形象？如果我们把远古人类的图腾崇拜联系起来细细推敲，就能找到其谜底。

畚族有一种颇具特色的宗教信仰，即原始氏族社会的盘瓠图腾崇拜。而其崇拜盘瓠图腾，是与古老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的：远古高辛帝遇犬戎入侵，因征伐不克，即榜示天下，谁能斩犬戎番王头者，妻以三公主。时帝有盘瓠，揭下榜文，只身赴敌国，咬断番王首凯旋。帝虽喜出望外，但又颇为难，意欲悔婚。公主闻之，以为王无戏言，自愿请行，配以盘瓠，盘瓠得女，背负走南山，居于石室。婚后生三男一女。长子姓盘，名自能；次子姓蓝，名光辉；三子姓雷，名巨佑；女儿嫁给钟志深为妻。盘、蓝、雷、钟就是现在畚族的四个姓氏。这个传说刊载于《山海经》、《搜神记》、《风俗通义》及《后汉书》等史籍中。畚族崇拜的图腾盘瓠，

^① 蒙文通：《越史丛考》第19页，人民出版社。

至今仍为该民族所信奉，而畲人所吟唱的《盘瓠歌》，更是家喻户晓。笔者在浙江景宁畲族博物馆曾看到馆藏的一幅畲族祖图，图高30厘米，长15米，计分2卷，彩绘于麻帛上。据馆长介绍，每逢祭祖，畲人将祖图悬挂于厅堂，祀奉甚是虔诚。唐刘禹锡《蛮子歌》云：“时节祭盘瓠”，即谓此事。

某些学者以宋人刘克庄《漳州谕畬》为据，认为盘瓠神话故事系汉人所杜撰，“盘瓠事荒，远不足稽。”图腾崇拜是一种原始文化现象，特定的地区、特定的民族，决定了特定的图腾，这一点是毫无意义的。畲族居山区，长期以狩猎为生。畲族的祭祖舞是一种猎步舞，说明了狩猎是早期畲族的主要生产活动，决非“远不足稽”。由此可证，韦羌山摩崖石刻中频繁出现的犬首图像，乃是畲族土著原始社会狩猎生活的图腾标识。

关于蝌蚪崖石刻之年代

仙居韦羌山蝌蚪崖石刻，自晋代发现以来，惜无拓本传世，加之山势陡峻，难以攀缘踏勘，人们无法考证其确切年代。虽然采药工潘银龙曾冒险拍下图像，但是由于其时天色灰暝，难辨崖画刻痕之特征及深浅。不过，如果我们把韦羌山石刻与福建华安仙字潭摩崖石刻之内容对照比较一下，就可找出其答案。

这里，先以简略文字介绍仙字潭摩崖石刻。该石刻在华安县之汰溪附近，共5组，分布于东西长约20米的崖面上，由于这里潭深林密，悬崖陡峭，人迹罕至，崖刻被人为地神化，久之遂有“仙字”之说，经专家研究，这5组石刻内容分别为：第一组是人祭图，第二组是夜拜天神图，第三组是祭祀鬼神图，第四组是生殖崇拜图，第五组是酋长图。石刻中引人注目者，第二组人画像的发式皆为椎髻型，与韦羌山摩崖画像之人物发型相类。其次，两地石刻，均有生殖崇拜内容。纵观各家研究成果，仙字潭这种似字不像字，似画不像画，字画界线一时很难分清的纹样，很可能